

抗日救亡《银钱报》

我父亲束纫秋到上海后,在当时宁波路 89 号的亚洲银行当学徒。“孤岛”时期,银行下午四点就关铁门打烊了。这时,他已是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一名会员,常去设在劝工大楼内的联谊会参加活动。就是在那里,束纫秋结识了《银钱报》创办人之一赵不扬先生。

《银钱报》是那时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会报,于 1938 年 12 月 25 日创刊,是上海金融界的一张主要报纸。我父亲和赵不扬聊得十分投机。赵不扬时常根据报社的需要,约我父亲给《银钱报》写点稿。就这样,他开始给《银钱报》写起了文章,配合“银联”的整体工作,揭露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屠杀中国人民百姓的凶残暴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银联”还发起了慰问难民、救济难胞和义卖等活动。我父亲按照赵不扬的要求,及时进行采访报道,使得“银联”许多会员在爱国抗日思想的感召下,纷纷投入义卖活动。

《银钱报》还开展了多种宣传报道活动,开辟了各种专栏,如文艺副刊的《随便谈谈》。我父亲常出现在活动报道的第一现场。他广泛深入采访,回来就及时撰写报道文章,既是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活动的见证者和宣传者。为了充分及时写好见闻报道,他还冒险靠近到租界的边沿,直接观察被铁丝网和大铁门分割开来的“那一边”的状况。

1939 年 6 月,我父亲在银钱界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地下党,不能公开身份。党组织已了解了他的写作爱好和特长,就把他的组织关系从金融系统调到文委系统。文委系统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文学创作,并联系团结广大文艺青年,用抗战的、富有正义

抗战新闻老战士

——“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战士

感的文艺作品,去占领敌伪控制下的文艺阵地。这样,他白天在银行上班,业余时间写作,先后投寄到一些刊物和报纸上去发表。那时,文委还组织了《文艺通讯》讲习班。他就与赵不扬商量,组织银钱系统的作者踊跃参加文委组织的这一活动,并借鉴《上海一日》的成功经验,在《银钱报》上开展《银钱一日》的征文活动。征文后,优秀的文章汇编成《金融线上》一书出版。

《职业生活》隐蔽战

我父亲入党后不久,便受中共职业委员会的委派,与谢胥甫、汪熊一起主办《职业生活》,前后共出版了 52 期。他后来才知道,《职业生活》是上海中共“职委”办的机关性刊物,公开出版,内容为职工运动。

当时这个刊物在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发行和影响占第二名,第一名是《上海周报》。谢胥甫是主要负责人,汪熊是刊物的公开发行人,天天西装革履,以小老板的身份和架势对外,特别是与官方人员打交道;我父亲则是编辑加后勤,具体有三件任务,一是负责转运稿件,二是编辑刊物的群众来信来稿和副刊,三是跑印刷厂,做校对。

《职业生活》先是由“职委”顾准、陆志仁同志领导,不久后,“职委”宣传部长张承宗同志来直接领导。可以说,《职业生活》的编辑出版,既无脱产的专职人员,又无固定的办公处所,更无稳定的经费来源。



■ 束纫秋

大家都不计较个人利益,不分寒暑昼夜,为抗日奉献自己的力量。几乎所有写稿的同志都是有职业掩护的在业职工,日间要从事职务工作,晚上或假日要进行党的组织活动,有的还要料理家务。不仅写稿条件差,而且还要在夜间挤出时间来写,往往是通宵达旦。最关键的是,他们都需要掩护好自己的身份,时刻警惕要在“地下”行事。

那时候,“职委”成员的稿子是《职业生活》的重要部分,都是按当时的宣传要求和党的政策分头来写的,大都是在每期发稿前送到编辑部。其中有一部分就送到我父亲公开职业单位的银行。我父亲所在银行是个小分行,晚上住二三人。我父亲还是单身,也住在楼上。银行打烊后拉上了铁门,门内放一个

信箱,一些内部作者的稿子就投在这个信箱里。从银行信箱转稿是很保险又及时的,我父亲就当了这个传稿的“特别交通”,谁也不知道。

一次,我父亲一早按预定的时间打开银行铁门里的信箱,却没有拿到陆志仁的稿件。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信箱里还是空的。于是,我父亲沿着陆志仁一向的来路逆着走寻过去。结果,发现陆志仁因为太疲劳而晕倒在白克路(现为凤阳路)的人行道上。因为“地下”身份特殊,我父亲不能直接上前救助,他见已有路人在围看,便自言自语说给旁边的路人:“依碰碰伊看,醒得过来吧?”路人拉拉陆志仁的手臂,果然醒过来了。陆志仁看到了我父亲,同时又看了看周围的人,说:“哎呀,怎么跌倒了,真难为情,不好意思,还要赶去上班。”又特别打开拎包看了一眼,“还好,没事!”走开了。我父亲一听便明白了,便远远地尾随着他……半个多小时后,银行的信箱里放进了一封稿件信件。

《蹄下小景》速写记

在一群进步人士共同努力下,《职业生活》办得有声有色。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职业生活》也被迫停掉了。我父亲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喜欢文学写作。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投机家》,还大胆地按上了一个副题:“国难在上海之一”,意思是想准备之二之三之几地写下去,搞成个“系列”,且实际

上,他已经列出了八个题材。可那时,上海的“严禁”已难有让《投机家》面世的刊物,转投“香港出版”的《文艺阵地》,历经周转而得以面世。

《投机家》的发表,更引起了上海文艺界的注意。《职业生活》停刊后,我父亲被调到了文艺界。本来,写小说是束纫秋的一个爱好,调到了文艺界,这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工作。通过创作,以文会友;通过创作,抗日救亡。那时的上海已完全沦陷,进步刊物都没有办法出版了。怎么办?上级下达:写些好点的作品,投给还能出版的刊物,也就是说,利用这些刊物,争取内容好一点,不让刊物“太坏”。我父亲应《杂志》的征文投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稿,发表了。他继续写了比较多的能细腻反映自己所熟悉的职业界生活的作品,继续投寄《杂志》,借以冲淡当时文坛上黄色低级、用淡雅闲适的趣味以麻痹人们抗日意识的东西。

“写上海”,是对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要求,但这并不轻松。由于“孤岛”、“沦陷”的特殊形势,这样的记录还必须是要“隐姓埋名”的,要往住用“曲笔”。我父亲努力以“速记”的方式,把上海的某一“侧面”记录下来,自觉地以笔杆子作为投枪和匕首,在“第二战场”上杀向日本鬼子。他多用的笔名“越薪”,即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喻。1941 年至 1945 年间,我父亲先后发表了十多篇小说,有几篇小说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他的小说集,原打算用“孤岛纪事”作书名,后改为《蹄下小景》。

抗日战争把一个不满 20 岁的青年人,推进了抗日救亡的大洪流;抗战胜利后,他继续革命,跟着共产党,在上海文化领域,在新闻出版战线,又继续战斗了半个多世纪。

本文口述:束因立(束纫秋之子),整理:罗昕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讯电缆,寓意的是中国必须发展交通和邮政;另一组也是三人,中间为水星,左右两个为爱神,象征着邮政事业为人类沟通着情感。

如此两组有意味的雕像,造型优美让人叹为观止,但最为奇诡的是发生在两组雕像身上的那段传奇。

时间必须穿越回上世纪 60 年代,一场恐怖的风暴正席卷中国大地,邮政大楼自然也不能幸免,就在这个关节点上,有个美术学校的学生,他获知邮政大楼上的六个人像即将被毁,基于对艺术、对美的热爱,在某个我们不知的夜晚,独自攀上钟楼,用石膏将六个人像全都翻了模子,并偷偷地藏在了自己的暗室之中,等待着光明的再次降临。后来,六个人像石膏模子果然再见了天光,当人们站在 2014 年的邮政大楼面前仰望头上那两组雕像,要知道它们都是那个美术学校的学生一次大悲悯的结果,问题是历史并没有确切地记下这个学生的名字,问题同样还有,既然不知道这个学生姓甚名甚,那么有关这段上海轶事会不会只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编造?

步入邮政大楼高大而又厚重的木门,瞬间产生的审美却是真实而不虚幻的:先有盘旋而去的大理石楼梯,楼梯扶手下镶嵌着金黄色的 ART DECO 风格的图案,接着可见大堂墙角处粉红与湖蓝相间的山花,所有这些都显示着老欧洲的精湛风格,及至步入被称作“远东第一邮政大厅”的营业大厅时,审美让人有真正的窒息。

上海邮政大楼开工于 1922 年,竣工于 1924 年,对租界上海来说,这应该是个最好年头。大楼建筑设计师是在上海颇有名声的英国人思金生,关于他个人,没有更多事情可以供我们叙述,我只想作如此表述:在上海史留下的名声,思金生虽不及郭达克与威尔逊,但他开出的建筑事务所,论实绩是丝毫不亚于新瑞和、马海、马利逊等洋行的。

大楼承建者为余洪记营造厂。

建筑平面呈 U 形,主楼高达 49.5 米。当它在四川路桥的桥墩下耸立而起,那时租界上海,既没有郭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也没有弗雷泽设计的上海大厦,1924 年,50 米来高的邮政大楼,应该算作白银时代的说明了把?

32.写下了新的计划

伊佳笑着在 1978 年 12 月的护士日志上写下了新的计划:比利能够自由地与其他人格交谈了,一起交流内心难以表达的感受。从此以后,他也可以和同事们公开讨论了。计划:(1)不要否认他经人格分裂的事实。(2)当他自认是另一种人格时,询问他当时的感觉。

5 月中旬医疗小组在花园活动时,罗莎和尼克发现丹尼非常害怕手动碎土机。于是,他们开始实施“去条件反射”计划,要求丹尼渐渐靠近那部机器。当尼克告诉丹尼,他总有一天会不再害怕甚至能勇敢地自行操作时,丹尼几乎吓昏过去。

过了几天,罗莎的另一位男性患者拒绝配合花园活动计划。亚伦早就发现那名患者很喜欢时不时地作弄罗莎小姐。“真笨!”那名患者大叫,“你根本不懂园艺!”“没错,但我们可以一起尝试啊!”罗莎说。“你是个笨娘儿们,”患者说道,“你对园艺一窍不通,也不懂集体治疗!”

亚伦看到罗莎气得快哭了,但在在一旁没有说话,而是让丹尼出现帮助尼克。回到病房,亚伦出现了,他觉得自己被人猛地一下按到墙上,这种事只有里根做得出来,而且是在人格互换的时候。

“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亚伦低语道。“今天在花园里,你竟然允许那个大嘴巴如此对待一位女士!”“那又怎样?不关我的事!”“你知道规矩的,看见妇女或小孩受到伤害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采取行动。”“是啊,那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我不在现场!那是你的职责,给我记住,否则下次我要打烂你的头!”

第二天,当那名粗暴的患者再次伤害罗莎时,亚伦立刻上前抓住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他:“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他希望对方不会做出反应,如果有所行动,亚伦就会离去,而让里根出来打架。里根一定会这么做的。

罗莎必须不断地为比利辩护,以说服其他同事。他们认为比利就是罪犯,不过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而在装模作样。而亚伦对特权的要求、阿瑟的自大,以及汤姆的反社会态度也确实让一些人感觉受到了冒犯。

她听到一些护士抱怨哈丁医生为了这个病人占用了医院太多的时间和资源,感到非常愤怒。她还经常听到有人私下议论:“他们关心那个强奸犯,远远超过了受害者。”但她坚持认为,医护人员在帮助一位心智失常的患者时,必须暂时抛开仇恨,与他坦诚交往。

一天早晨,罗莎望着坐在屋外台阶上的比利,只见他嘴唇嚅动,自言自语,脸部表情也开始发生变化。他的眼睛看着上方,不停地摇头,摸自己的下巴。

正在这时,比利看见了一只蝴蝶,于是伸手将它捉住。当他看见自己手掌里的东西时,突然哭着跳起来,不断地摇着双手,似乎想要帮助蝴蝶再次飞翔。那只蝴蝶扑腾了一下便落到地上,他十分懊悔地看着它。

罗莎走近时,他转过身来,显然受到了惊吓,泪水在眼里打转。她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但不知道原因。他捡起蝴蝶:“它飞不起来了。”她对他温和地笑了笑,拿不准应当如何称呼他,最后低声说道:“嗨!比利,我等很久了。”

她在他身旁的台阶坐下。他正摸着自己的双腿,惊恐地望着草地、树木和天空。

几天后,治疗小组上手工课时,阿瑟允许比利再次出现,让他玩黏土。尼克在一旁鼓励他捏个人头,比利听话地用了一个小时去完成。他先将黏土捏成球状,然后再加上眼睛和鼻子,还在眼睛上压了两个小泥球当瞳孔。

“我捏了一个人头!”他骄傲地说。“捏得非常好!”尼克说,“他是谁?”“一定得是某个人吗?”“不,我还以为他是某个人呢!”

比利离去后,亚伦出现了。他鄙夷地看着用黏土捏成的人头,“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拿起工具重新整形,将人头改成亚伯拉罕·林肯或哈丁医生的半身像,然后递给尼克,似乎是在告辞他,这才是真正的雕塑。

亚伦回身时胳膊不小心碰到了工具,立刻血流不止。亚伦张大了嘴巴,他知道自己不会如此笨拙的。突然间他感觉自己又被摔向了墙壁。他妈的!又是里根干的好事。“我又犯了什么错?”“你不能碰比利的东西!你就是喜欢显摆,向别人展现你的艺术家天赋!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比利接受治疗。”

【美】丹尼尔·凯斯

